

15330



彭湃的故事

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编

彭 湃 的 故 事

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鍾 貽 謀

洪 泉 声 搜 集

馬 奔

通俗文艺出版社

10113
053

彭湃的故事

广东省群众艺术馆编

鍾貽謀等搜集

封面設計：崔振國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廠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09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总号(文)0276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8 插页1 字数23,000

1958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量：1—(8,500)

統一書号：T 10023·255

定价：(5) 一角二分

目 录

前言.....			(1)
打倒林干材	洪泉声	搜集	(3)
“赤心周刊”	鍾貽謀	搜集	(5)
到农村去	鍾貽謀	搜集	(6)
和农民一条命	鍾貽謀	搜集	(9)
农会的旗和印	鍾貽謀	搜集	(10)
判案	鍾貽謀	搜集	(11)
“貧人党”	鍾貽謀	搜集	(12)
农民万岁	洪泉声	搜集	(14)
农民戴起了大竹笠	鍾貽謀	搜集	(16)
“发癲”	鍾貽謀	搜集	(18)
燒田契	鍾貽謀	搜集	(19)
帮助农民耕田	莫水爽 鍾貽謀	講 記	(21)
繪画和塑象	莫水爽 鍾貽謀	講 記	(23)
父母会	鍾貽謀	搜集	(24)
吓倒了“七太公”	鍾貽謀	搜集	(25)
唱山歌	鍾貽謀	搜集	(27)
“七五农潮”和“紅心节”	鍾貽謀	搜集	(28)
彭湃和关圣帝君	馬 奔	搜集	(31)
泥人打架	馬 奔	搜集	(33)

前 言

規模宏偉、聲勢浩大的海陸丰農民起義，是現代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初期的重大事件之一。這次壯烈的起義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發動起來的。它的直接組織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領導者之一——彭湃同志。

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風暴中，彭湃同志曾領導當地農民建立了光輝的功績，因而，他在廣大的農民群眾中博得了高度的尊敬，並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關於他在領導農民鬥爭中所創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在廣東各地——特別是在他的故鄉海陸丰一帶的農村中，流行着許多動人的傳說。農民們都把彭湃同志當作自己親人骨肉，年長的人親暱地稱呼他為“阿湃”。人們經常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懷着崇敬的心情，娓娓不倦地講述着彭湃同志的故事。

海陸丰的人民，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即重新陷入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下。但是，不管敵人怎樣瘋狂地屠殺人民，摧殘革命，而久經鍛煉的農民，始終英勇不屈地和敵人進行長期而艱苦的鬥爭。革命的火焰一直在他們胸中熊熊地燃燒，而彭湃同志的不朽功勳和他的英雄形象，也永遠生動地活躍在他們的心中。

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終於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海陸丰農民和全國農民一樣，粉碎了封建的枷鎖，成為自由土地上的主人。現在，他們已建立了農業合

作社，正生气勃勃地进行生产劳动。可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当他们回顾过去惨痛的历史、欢庆当前幸福的生活、瞻望未来美好的远景时，就更加衷心地怀念着他们的亲人——彭湃同志。一些系着红领巾的天真的孩子们，也时常请求他们的长辈，给他们讲述“湃公”的故事。

彭湃同志生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壮烈牺牲。

为了表示对他的崇高的敬意和深挚的怀念，特由鍾貽謀、洪泉声、馬奔三同志搜集了流傳在海陆丰一带的“彭湃的故事”共十九篇，以便我们从这些故事中，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人格。

打倒林干材

洪泉声·搜集

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海陆丰已是反动势力坚强的据点之一。特别是海丰，它是当时反动军阀陈炯明^①的老巢。陈炯明的都督府就建在海丰县城内。大地主陈裕珂，是海丰地主阶级中的当权派，有财有势，谁都怕他。就是不知道他名字的，也知道他叫“七太公”。不论那个县官到任，都得先到他府上去拜访。

他的儿子陈月波和他一样，勾结官府，任意横行。父子二人，称霸一方。

一九一六年，以陈月波为首的海丰土豪劣绅们，准备在五坡岭上为林干材建碑立象（象是刻在石碑上的）。林干材是海陆丰的驻军统领，是一个敲榨勒索、鱼肉群众的清乡刽子手，人民恨之入骨；而土豪劣绅们对他却大捧特捧，为他歌“功”颂“德”。当时在海丰县立中学校读书的年轻的彭湃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感到极端的愤怒，便和同学陈复等领导全校同学起来反对。全校学生，除了少数的地主子弟以外，一致通过了庄严的决议：不让刽子手林干材丑恶的石象竖立五坡岭上。^②

① 陈炯明：见“发疯”一文中注解。

② 海丰五坡岭是文天祥被元兵俘获的地方，五坡岭上建有文天祥祠。

当土劣們把林干材的石象抬上五坡岭的时候，学生們就一面出来阻止；一面出“牆紅”^①揭发林干材的罪状。土豪劣紳們見到学生的声势浩大，无法对付，立象的事只得暂时擱下。

陈月波当然是不甘心失败的，他知道这事是彭湃同志领导的，便私下派出狗腿陈細九等去毆打彭湃同志。刚好彭湃同志不在校中，打手們打伤了陈复。这样一来，便引起了学生們的公憤。县立中学的学生举行罢課抗議；学校教員以及地方上有正义感的人士也都声援学生，不滿陈月波的罪行。在社会輿論的支持下，彭湃和陈复等进一步领导学生把对反动派的斗争进行下去。这官司后来一直打到当时的县政府和省教育厅。陈月波沒法，只得把狗腿陈細九等二人送到省里，誰知陈細九等却供出行凶是出于陈月波的指使。省里即召陈月波對話。平时横行霸道的陈月波，这时在学生力量和社会輿論面前也感到惊惶失措，不得不暂时藏匿起来；劊子手林干材的石碑石象，也不得不叫人偷偷地抬去沉入碣石港里。

年輕的彭湃同志，当他还在中学讀書的时代，便以他强烈的正义感、热情汹涌的活力，与他的战友陈复等在一起，领导了这次反对反动派和封建恶势力的学生运动，初次显露了他的革命氣質和領導才能。

① “牆紅”即壁上布告。

“赤心周刊”

鍾貽謀 搜集

彭湃辞退了海丰教育局长的职位后，和他的战友李春濤想通过文字来攻击黑暗的封建制度，宣傳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工农群众。因此，决定出版“赤心周刊”。他們自己写文章，自己写蜡紙，自己油印和发行。

同一个时期，海丰城里有几个资产阶级的无聊文人，出版了一种“海天周刊”。他們在刊物上发表了“花呀”、“月呀”、“我的爱人呀”等一类的腐臭文章。

有一期“赤心周刊”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赤膊跳足的劳动人民，高举起斧头在砍那綁在地球上的鉄索。任何人一看，都意会到这是象征劳动人民要解放全世界。可是，“海天”派的无聊文人却来攻击这幅封面画，說：“这是什么画？人站在什么地方来砍地球上的鉄索？”

接着，彭湃写了一篇带着諷刺性的短文来譏笑“海天”派的无聊文人。

“你們脚踏在龙山的仙踏石上，就飄飄然以为登上了泰山；看見了龙津溪水，就惊呼了起来，說是滄海茫茫，你們只能象老鼠一样，躲在阴沟里吱吱的叫着，你們沒有勇气象海燕一样，敢在海上的风暴中飞翔……。”

这篇短文是針對着“海天周刊”的封面說的，它的封面画着一片海水，海水上空悬着一个月亮。

剛巧那年是民國十年。十年十月十日，那班無聊文人又大做起文章來慶祝他們的“三十國慶”。文章發表在陳炯明的家鄉報“陸安日刊”和“海天周刊”上。彭湃和李春濤看後冷笑一聲，連寫了幾篇文章來罵他們粉飾太平，無視現實的黑暗和軍閥、官僚的罪惡。同時，還指出了狹隘的國家主義是不合新潮流的。

有一期“赤心周刊”，還登了彭湃自己寫的詩，題目叫做“我”，末尾幾句，他勇敢地歌唱：

“這裡帝王，

誰敢高唱革命歌？

哦，

就是我！”

但是，“赤心周刊”出了幾期，彭湃檢查出，農民工人對它不但沒有看，連知道也不知道。這麼一來，使他認識到：要提高農工的覺悟，單靠在城市里辦幾間學校和寫些宣傳文字，效果是不大的。特別是對農民，只有深入農村，把他們組織起來才是辦法。因此，他停止了出版“赤心周刊”，天天深入農村去和農民兄弟交朋結友，不斷談話、演講，開始腳踏實地的進行農民運動。

到 農 村 去

鍾貽謀 搜集

彭湃離開了海豐縣教育局以後，心想：“要搞農民運動，解

放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大众，一定要深入农村去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并且要和他們共同生活；单靠在城市里办几所学校和写些宣傳文字，就想解放农民，实现社会主义，那是办不到的。不是么，出了几期‘赤心周刊’农民連看也沒有看！”于是，彭湃下定决心，到农村里去。

那是辛酉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火盆似的太阳照射着大地，沒有一絲凉风。赤山約^①的农民在田地上耕种，热得汗水直淌。赤身露体的小孩在田沟里，互相潑水鬧着玩。他們抬起头来，忽然看見来了一个身穿白衫白褲，头戴白壳帽，脚穿黑皮鞋的青年人，吓得他們把头低了下去；年幼的小孩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們的媽媽听見了哭声，就很快地放下鋤头跑上前去安慰他們。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先生^②是来收租谷、收捐的，他不会打人。”說了以后，忙把小孩子抱起来，跑回家去。年齡較大的孩子，也跟着跑开了。农民們裝做沒有看見似的，依旧低着头在那里鋤地。

彭湃走过来，笑容满面地对一个中年的农民說：“你們辛苦了！天气好热呵！”

“唔，好热……”农民順口說着，鋤头却没有停。“先生，請吃茶。”

彭湃看見农民对他不瞅不睬，态度冷淡，心里觉得很奇怪。他跑到別的乡村去，別的乡村的农民也是这样不敢亲近

① “赤山約”：是距海丰城五六里的一个农村。

② “先生”：是普通的尊称。

他。不要說宣傳，就是想和他們談幾句話也沒有機會。天晚了，他跑回家裏，胡亂吃了晚飯，躺在床上，一夜翻來轉去的睡不着，心里想：“農民為什麼不喜歡我呢？”

第二天，第三天，他一連跑了几個農村，碰到的情形都是和第一天一樣：農民對他不睬不睬，不敢接近，遠遠地走開，甚至有的把門關起來，只有狗兒在門外“汪汪”地吠着。

彭湃想到農民運動這樣難搞，心里很苦悶。但是，他並沒有一點兒灰心，還是天天跑到農村去。他在路上一碰見農民，就很恭敬地閃在路旁讓路。農民看見這情形，都覺得奇怪，心想：自古以來，只有鄉下人讓路給城市里的人，哪有城里人讓路給鄉下人呢？他的衣服這樣整齊，這樣腳尖手細的人，不是“阿爺”^①就是“阿舍”^②，為什麼反而給我們讓路呢？

時間過得很快，十多天后，彭湃在一天的晚上想通了。他想：“不同階級的人，哪能够彼此亲近呢？我的衣服穿得這樣整齊，說話這樣文雅，難怪農民看見我就遠遠地避開了。”第二天，他換了一身舊粗布衫褲，赤着雙腳，戴着竹笠，手里拿着一支短旱烟筒，跑到農村去；在農村廝混了几天，農民漸漸地敢和他靠近了。他熱情地教放牛的小孩子唱他自己編的新童謠：“咚，咚，咚，田仔^③罵田公^④，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着

①、② 海豐的農民，對資產階級年長的稱為“阿爺”，年輕的稱為“阿舍”。

③ “田仔”：就是佃農。

④ “田公”：就是地主。

厝^①吃白米。”可是，农村落后的封建思想很濃厚，尽管彭湃怎样耐心地讲解，說起田主收租这样的不合理，农民要怎样团结起来反抗……。可是农民們总是說：“唉！这是命里注定的！”彭湃知道，必須加紧宣傳才能把农民組織起来。他就带着留声机，在歇午的时候，到大树下开留声机来娱乐农民，趁着农民聚集起来的机会，来进行宣傳。夜晚开会，就利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老老少少的农民群众。另外，还玩幻术給农民們看，唱歌曲給农民們听。这样，农民就越来越亲近他了。一个多月后，他組織起一个“农民会”。这个“农民会”連彭湃自己算在內，只有六个会员。但是，我們不要看輕这六个会员的“农民会”，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领导有組織的“农民会”啊！

和农民一条命

鍾貽謀 搜集

有一天，彭湃和一个做交通員的农民，要到高沙約^②去开会。跑到半路，天上忽然布满了乌云，接着就下了一陣大雨。山洪暴发，溪里的水漲了起来。高沙約农民大会早在两天前就定了期，要临时改期是不可以的。彭湃只好决定冒险渡水过溪。他对那个做交通員的农民說：

“我和你把衣服脫光，用褲帶縛着我的左手和你的右手，

① “厝厝”：是在家里。

② 高沙約距海丰城約三十余里。

兩人連在一起；要是一個人給水漂去，另一個人就緊緊拉住他；要是兩個人給水漂去，就死在一起。我和你虽然是兩個人，可是却合成了一條命。”

他們手拉着手，冒着被大水冲走的危險，終於平安地渡過了溪。

在開會的時候，做交通員的農民起來報告他和彭湃手拉過溪的事，農民聽了很受感動。彭湃接着說：“不但我和這個農民兄弟合成了一條命。”他指了指做交通員的農民，又轉向大家說，“我們千百萬農民也要合成一條命。這條命是大命，大條的性命，是不容易死的。我們要用大命來和反動派的小命碰一碰，碰個你死我活。”

彭湃的話，引起了會場上轟雷似的掌聲和歡笑，大大地堅定了農民們鬥爭的信心。

農會的旗和印

鍾貽謀 搜集

在很久以前，海陸丰的統治階級就害怕農民群眾團結起來反抗他們。他們想出了一條極其毒辣的計策，使農民群眾分為兩個幫派——“紅旗幫”和“烏旗幫”——彼此互相殘殺：這個鄉是紅旗鄉，隔一個鄉就是烏旗鄉，再過去一個鄉又是紅旗鄉；一個鄉和一個鄉，結下了深仇大恨。雙方勢均力敵，斗得你死我活。等到他們斗得兩敗俱傷的時候，統治階級才派出兵來彈壓，雙方罰款了事。

彭湃从創立农会那天起，就注意到烏、紅旗械斗的慘事，他就用烏、紅两色的布，做成农会旗。他对农民說：“这个旗子是表示大團結。从今以后，农民兄弟一家亲，不要再上統治階級的当，要發揮英勇的戰鬥精神，来打倒統治階級。”农民群众听了以后，都欢呼起来。彭湃又拿出一面紅旗来，給农民群众們看。农民們一見就明白了，他們說：“紅旗上的标志，是鉄錘和鐮刀。鉄錘是打鉄的，鐮刀是割禾的。不用說，那是我們工人和农民的旗子。”彭湃說：“不錯，那是全世界无产階級的旗帜，是最光輝、最美丽的旗帜，我們都要團結在这面旗帜下！”

在討論农会印章样式的問題时，彭湃把預先設計好的白紙紅字的印模貼了出来，請农民們討論，通过。农民們一見印模，就嘈嘈杂杂地嚷了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的印。”

“这是官印，四方印，一看見就怕，就头痛。”

“收捐稅，催軍餉，都是这样的鬼印。”

彭湃笑了一笑說：“好的，我們不要四方形的官印，我們要用圓形的印，印文是‘海丰县农民会’，你們贊成嗎？”农民們听了，都拍手贊成。

判 案

鍾貽謀 搜集

平崗村，有两姓族居的农民，因为修筑坟墓的事情发生了爭吵，嚷着要进城里去打官司。彭湃听到后，馬上跑到平崗

去。他在打稻町上，擺設了一張桌子，桌子兩邊放了兩個竹筒，他坐在中間，叫吵架的人分別站在兩旁。

“你們兩姓要進城里去告官，打官司嗎？”彭湃問。

雙方立刻嚷了起來，各說各的道理，相持不下，一定要去打官司。

“你們兩姓要打官司，這很容易。”彭湃指着竹筒說，“雙方各把銀錢放進竹筒去，看誰的錢多。”

農民听了，心里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比賽錢多少呢？”

彭湃說：“官府是不講道理的，誰的錢多誰就有道理，你們還不明白嗎？”接着就對農民講了一大篇農民應當團結、不要鬧意見的道理，講得農民個個心服口服，大家又和好起來了。

“貧人黨”

鍾貽謀 搜集

彭湃經常耐心地對農民們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解說了又解說，可是農民總听不大明白。彭湃就直截了當的說：“共產黨就是‘貧人黨’，是我們貧窮人的黨”。這樣一說，農民們就牢牢地記住了。

“七五農潮”發生以後，彭湃心想：只有領導和組織農民鬥爭到底，農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對軍閥陳炯明，是堅決不能妥協的。于是他決定到廣州去進行活動。在將要動身的時候，他秘密地到附近幾個農村去，找農民的積極分子，布置工

作。他对农民干部說：“我們的农会，暂时不能公开，要秘密联络，坚持斗争，要記住我們‘貧人党’，到处都有我們的兄弟，大家都是自家人，要互相帮助。我到广州去，不久就要回来；回来打反动派，恢复农会。”

“貧人党又没有招牌挂在头上，怎么能認識，又怎样联络呢？”农民干部問。

“我們可以留下秘密的暗号，”彭湃想了一想，說：“我們可以仿照以前‘三点会’比手势的办法来通声气，来試探是不是自己的同党兄弟。”他說了后，就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張开一点，說是“貧”字头的“八”字，又伸出食指和中指，張开点，就是“人”字，又屈回拇指，伸出其他四指，說是“党”字下的四点，是“党”字。农民們都記住了。在他們做交通工作，或者进行联络的时候，就比手势来試探对方是不是同党兄弟。如果是同党的兄弟，当你比拟出“貧”字，他就会答“人”字，以后一同伸出四指——党。这时他們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亲熱地招呼喝茶，吸烟，吃飯，过夜。

当东征軍打到海陆丰的时候，农民很勇敢的給軍队做交通，当情报，青年人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漫山遍野，到处响起土炮，有的鳴鑼吹螺，呐喊助威。陈炯明的敗兵殘卒，吓得乱竄乱跑。农民为什么会这样勇敢呢？因为彭湃曾事先派交通員回来对他們說：“东征軍是‘貧人党’的軍队，是自家兄弟回来打反动派、报仇雪恨的。”所以他們才这样不怕牺牲，英勇助战。

两次东征，打垮了以陈炯明为首的反动势力以后，海陆丰的工农运动就更猛烈地发展起来，农民兄弟的思想也很快进步